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三十七回 眾豪奴恃強圖劫 好巡捕設計騙人

卻說周卜興，見哥哥被院差押著遊街，向巡捕恐嚇了幾句，那班人見他仗著張昌宗的勢力，哪裏能容他放肆。周卜興見眾人不放下來，心中著急，一時忿怒起來，上前罵道：「你們這班狗養的，巡撫的差遣，前來嚇誰？爺爺還是張六郎的管家！你能打得我哥哥，俺便打得你這班狗頭。」當時奔到面前，就向那個抬蔑籃的小隊一掌，左手一起，把面紙旗搶在手內，摔在地下，一陣亂踹。眾院差與巡捕見他如此，趕著上前喝道：「你這狗才，也不要性命，這旗子是犯人口供，上面有狄大人印章，手披的告示，你敢前來撕搶！你拿張昌宗來嚇誰？」揪著上來許多人，將他亂打了一陣，揪著發辮，要帶回行去。周卜興本來年紀尚幼，不知國家的法度，見眾人與他揪打，更是大罵不止，復又在地下將紙旗拾起，撕得粉碎。裏面許多家人，本不前來過問，見周卜興已鬧出這事，即趕出來解勸。誰知周卜興見自己的人多，格外鬧個不了，內有幾個好事的，幫著他揪打，早將一個巡捕拖進門來。張昌宗在廳上正等回信，不知外面何事，只見看門的老者，籬籬進來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這事鬧得大了！請六郎趕快出去彈壓。這個巡撫，非比尋常！」張昌宗見他如此慌張，忙道：「你這人究為何事，外面是誰吵鬧？」那人道：「非是小人慌張，只因周卜成在清河縣任內，與曾有才搶佔民間婦女，為狄仁傑奏參革出，歸案訊辦，誰知他將這兩人的出身，以及因何作官，在任上犯法的話，錄了口供，寫在一面紙旗上，令人押將出來，敲鑼遊街，曉諭大眾。外面喧嚷，那是巡撫的院差，押著兩人在此。周卜成因在我們門口，上面的話，牽涉主人體面，不肯再念，那班人使用皮鞭抽打。卻巧周卜興出去，見他哥哥為眾人擺佈，想令他們放下，因而彼此爭鬧，將那小隊打了一掌，把那面旗子撕去。許多人揪在一處，欲將他帶進行去。我想別人做這巡撫，雖再爭鬧，也沒有事，這個姓狄的甚是礙手。我們雖仗著六郎的勢力，究是有個國法，何必因這事，又與他爭較？即便求武后設法，這案乃是奉旨辦的，聽他如何發落，何能毆打他的差役？而且那旗子上面有印，此時毀去如何得了。所以請六郎趕快辦去，能在門口彈壓下來，免得為狄仁傑曉得最好。」張昌宗聽了這話，還未開言，旁邊有個貼身的頑童，聽說周卜興被人揪打，登時怒道：「你這老糊塗，如此懦弱！狄仁傑雖是巡撫，總比不得我家六郎在宮中得寵。周卜成乃是六郎保舉做官，現在將這細情寫在旗上，滿街的敲鑼示眾，這個臉面，置於何處？豈不為眾百姓恥笑。此次若不與他些較量一番，隨後還有臉出去麼，無論何人皆有上門羞辱了。」張昌宗被這人一陣咬弄，不禁怒氣勃發，高聲罵道：「這班狗才，膽敢狐假虎威，在我門前吵鬧！狄仁傑雖是巡撫，他也能奈何我？前日在太後面前，無故參奏，此恨尚未消除，現又如此放肆！」隨即起身，匆匆地到了門口，果見周卜興睡在地下，口內雖是叫罵，無奈被那些院差已打了一頓，正要將他揪走。周卜成一眼見張昌宗由裏面出來，趕著在籃內喊道：「六郎趕快救我，小人痛煞了！」張昌宗再向外一看，只見他兩腿淋漓，盡是鮮血，早見是自不忍視，向著眾人喝道：「汝這班狗頭，誰人命汝前來，在這門前取鬧！此人乃是我的管家，現雖革職人員，不能用刑拷打，辱羞旁人！汝等在此放下，萬事皆休，若再以狄仁傑為辭，月日早朝，定送汝等的狗命。」說著喝令眾人，將周卜興扶起，然後來拖曾有才，想就此將他兩人攔下，明日在太後上朝，求一道赦旨，便可無事。此時眾巡捕與院差見張昌宗出來，總因他是武后的幸臣，不敢分攔阻，只得上前說道：「六郎權請息怒，可知我等也是上命差遣，六郎欲要這兩人，最好到衙門與狄大人討情，那時面面相覷，有六郎這樣勢力，未有不準之理。此時在半路攔下，六郎雖然不怕，就害得我們苦了。」周卜成見巡差換了口吻，一味地向張昌宗情商，知道是怕他勢燄，當即說道：「六郎不要信他哄騙，為他帶進衙門，小人便沒有性命。他雖是上命差遣，為何在街道上，任意毒打！」張昌宗聽了這話，向著眾人道：「汝等將這班狗頭打散，管他什麼差遣人，是我要留下！」這一聲吩咐，許多如狼似虎的家人，便來與院差爭奪。

彼此正欲相鬥，誰知狄公久經料著，知道周卜成到張家門口，便欲求救，惟恐寡不敵眾，暗令馬榮、喬太兩人，遠遠地接應，此時見張家已經動手，趕著奔到面前，分開眾人，到裏面喝道：「此乃奉旨的欽犯，遵的巡撫的號令，遊街示眾，汝等何人，敢在半途搶劫麼？我乃狄大人的親隨，馬榮喬太的便是，似此目無法紀，那王命旗牌是無用之物了？還不快住手，將那個撕旗的交出！」張昌宗本不知什麼利害，見馬榮陡然上來，說了這派混話，更是氣不可遏，隨即喝道：「汝這大膽的野種，於汝甚事，敢在此亂道！爾等先將這廝打死，看有誰人出頭！馬榮見他來罵，自己也不與他辯白，舉起兩手，向著那班豪奴，右三右四，打倒了六七八人。還有許多人，站在後面，見他如此撒野，正想上來幫助，哪知喬太趁著空兒，早把周卜興在地下提起，向前而去。張昌宗知道不好，還要命人去追，這裏周卜成與曾有才，已經被那小沸院差，已抬上肩頭，蜂擁回去。馬榮見眾人已走，拾起紙旗，向張昌宗道：「我勸你小心些兒，莫謂你出入宮闈，便毫無忌憚，可知也有個國法。狄大人也不是好說話的！」張昌宗見眾人將周卜興搶去，登時喊道：「罷了罷了，我張昌宗不把他置之死地，也不知我手段！明日早朝，在金殿上與他理論便了。」說畢氣衝衝向裏面進來。所有那班豪奴，見如此還敢前來過問？也就退了進去。馬榮見了甚好笑，當時回轉衙門。

卻巧眾人已到堂上，兩個巡捕先進去稟知狄公，狄公道：「我正要尋他的短處，如此豈不妙極？」隨向巡捕如此如此說了一遍，然後穿了冠帶，立即升堂，將周卜成跪在案下，高聲喝道：「汝等方才在堂所供何事？本院命汝遊街，已是萬分之幸，還敢命人在半途搶劫本院的旗印，竟大膽的撕端，還能做這大位麼？你兄弟現在何處，將他帶來！」喬太答應一聲，早將一人納跪在堂上，如此這般，把張昌宗的話回了一遍。狄公也不言語，但向周卜興問道：「你哥哥所犯何法，你可知道麼？本院是奉旨訊辦，那旗上口供，是他自己繕錄，本院又蓋印在上面，如此慎重物件，你敢搶去撕端，還有什麼王法？左右將他推出斬了！」兩個巡捕到了此時，趕著向案前稟道：「此事卑職有情容稟，周卜成乃周卜興的胞兄，雖然案情重大，不應撕去紙旗，奈他一時情急，」加之張昌宗又出來吆喝，因此大膽妄為，求大人寬恕他初次，全其活命。」狄公聽了這話，故意沉吟了一會，乃道：「照汝說來，雖覺其情可恕，但張昌宗不應過問此事，即便有心袒護，也該來本院當面求情，方是正理。而且家奴犯法，罪歸其主，周卜成犯了這大罪，他已難免過失，何致再出來阻我功令？恐汝等造言搪塞。既然如此說項，暫恕一晚，看張昌宗來與不來，明日再為訊奪。」說畢，仍命巡捕將三人帶去，分別收管，然後拂袖退堂，眾人也就出了衙門。

且說巡捕將周卜成帶到裏面，向他說道：「你們先前只恨我們打你，無奈這大人過為認真，不關你我之事，誰來不想方便？只要力量得來，有何不可。方才不是我在大人面前求情，你那兄弟，已一命嗚呼。但是只能保目前，若今晚張六郎不來，不但你們三人沒命，連我總要帶累。此人的名聲，你們也該知道，怎樣說項從來不會更改。在我看來，要趕快打算，能將張六郎請來方好，總而言之，現在是當道的為強，在京在外的官，誰人不仰仗武張這兩家的勢力。雖僧人懷義，現今得寵，他究竟是方外之人，與官場無涉，能將六郎來此一趟，那時面面相覷，莫說不得送命，打也不得打了。若他再下身分，說兩句情商的話，還不把你們立時釋放麼？這是我方便之處，故將這話說與你聽，你們倒要斟酌斟酌，可不要連累我便是。」這派話，說得周卜成破懷為喜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